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跨天虹 卷三 第二則（缺目）

（上缺）出房，轉過天井，只見屈氏與濮義老婆癡呆呆的立在那裡。友生看見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回轉書房睡了。屈氏與濮義老婆領了朝雲，回到房中，問道：「姑爺怎麼說？」朝雲不敢隱瞞，從頭直說，氣得那濮義老婆捶胸跌腳道：「什麼要緊，斷送了我一個女兒！」鼻涕眼淚哭個不住。屈氏道：「適才囑付你的，臨期須要叫喊，為何你絕不出聲？」朝雲道：「我本要叫，無奈姑爺將那蜜甜甜的舌尖兒填塞在我口中，一時叫喊不出。」只見那小川走過來問道：「這事怎麼說？」屈氏將朝雲的言語說與小川聽了。小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料不是個呆女眷，明日與他講話。」屈氏道：「這是我們不是，與他何干？只是到了初六，要他拜花燭。若還不肯，須索處治他一番，方出此氣。」大家怨恨了一會，各各睡去。不題。且說友生為這朝雲，一連住了幾日，每每黃昏時候，直等到二三更天，方才去睡。想道：「我與朝雲勾當，他父母若還知道，必定加之顏色。若不知道，緣何截足不來？這事大有可疑。我明日私下問他一聲，方才放心。」候到次日下午，只見朝雲獨自一個在角門□□□□。友生四顧無人，走到身邊問道：「朝雲姐，為何晚間不拿茶來？」朝雲道：「母親知道了，連贈嫁不穩哩。」友生聽了這兩句話，不加思索，已是回報肚腸，笑道：「緣份若此，何命之蹇也！」這日到房就睡，想道：「不要沒主意，明日回去吧，若再遲延，便落他局了。千著萬著，走為上著。」到了五更，穿好衣服，出房竟往後門一溜，逃之夭夭去了。到得家中，父母尚未起牀，便到房中收拾鋪陳銀兩，叫琴司挑了，連父母也不別，僱了一隻小船，往望州進發。不題。

且說小川清早起來，差濮義去叫廚司、定戲文，家中打點，好不熱鬧。大家忙了一會，只見濮義老婆慌慌張張走進來道：「昨夜失賊了！」後門已是大開，檢點家中並不失脫。前前後後俱已看到，只有書房失了一個女婿，連忙報與小川知道。小川曉得他逃走回家去了，再叫濮義請來。濮義走到陸家，見了天成，說道：「家主多拜上相公，今日要姑爺另拜花燭，特道小人來請。」天成道：「自那日到你家來，並不見他返舍。」只見管門老兒進來對天成道：「小相公天未明敲門進來，叫琴司挑著行李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天成即將此話覆了濮義。濮義領命而去，回覆小川。大家一場掃興，氣得十生九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友生一程來到杭州，看見西湖景致，不勝歡喜。盤桓數日，再四流連，又恐父母差人追尋，須索遠遁才是，即便渡江。盤山過嶺，吃盡奔波，行了半月，已到江西地面，落了飯店。想道路已遠了，不必再行，思量覓一住房，安頓身子，用功讀書。只見店門前走進一個客人，也是投宿的，因來遲了沒有空房，就與友生合著一個房兒，彼此拱手。友生問道：「請問老兄貴姓大名？仙鄉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嚴名真，住在吳門。」友生也通了姓名鄉貫，兩人俱是同鄉。友生道：「老兄到此貴幹？」嚴真道：「家兄嚴悅，現任吉安知府，幕中乏人，家兄特令小弟返舍，覓請幕賓，因而到此。但不知尊兄到此何干？」友生道：「小弟有一敝友，在吉水作邑，特請小弟入幕。不料中途聞報，他已丁艱回去，所以羈遲在此。」嚴真道：「不知尊兄肯到家兄敝署去麼？」友生道：「小弟匪才，恐不堪為令兄鞭策。」嚴真見他言語溫雅，人物稀奇，必是個有學問的人，要他同行，庶免歸家，省卻往返之勞。遂叫店主人設下一壺一菜，兩人對酌。言語投機，竟成莫逆。到了次日，嚴真替友生算還飯錢，二人僱了轎馬，一路往吉安進發。

且說朝雲自友生去後，朝思暮想，病了一年，把一個粉裝成、玉輾就的容貌，弄得骷髏相似，服藥禱賽，全無應驗。臨死之時對母親道：「孩兒大約不濟事了，箱內有一題詩汗巾，千萬要與我帶去。」濮義夫妻連忙向箱中尋覓，果然有一汗巾，將來遞與女兒。朝雲看了這件東西，倍增傷感，霎時間便瞑目而去。竟與巧巧之死卻無兩樣。

要曉得這兩個魂兒，是與友生不肯干休。果然精靈不泯，到了陰司恰好遇見巧巧。說來都是陸友生的冤家債主，到了閻羅案前，雙膝跪下，把陸友生的薄情短義，哭訴一番，還要思量回陽，與他聚首。閻王即查姻緣簿上，陸士善與巧巧、朝雲鳳緣已滿，無容再合；更查得陸士善本該少年科甲，因他無故棄妻，上帝嗔怒，將他前程革去。二人聽了，哭倒在地。閻王道：「你二人陽壽雖未該絕，但已脫胎離舍，不得回生。且放你作浪蕩遊魂，遨遊塵世，直到陽壽終時，再行發放。」二人隨風化影，離了陰司，一徑往吉安府來。正是：

冤家本是前生結，來世冤家今世成。

按下不題。

且說濮小川養了這個女兒，受盡萬般氣惱。女婿逃走出門，杳無音信，養著女兒，終無結局。若還改嫁，倘若女婿回來，又費周折。正在那裡與屈氏宛轉躊躇，沒法布擺，聞得朝雲死了。小川道：「我們不若將朝雲當作女兒開起喪來，只要瞞得陸家耳目。」屈氏道：「依你見識，將大喬著放何處？」小川道：「我有一個表親，叫做孔方，他領我三千本錢，在吉安府開張飯鋪，將女兒寄送他家，待事冷落，另擇一配，豈不乾淨！」屈氏道：「只是女兒自小在我身傍，怎忍舍他遠去？」小川道：「事到其間，不得不如此了。」便與濮義夫妻說知。濮義也落得如此，即報到陸家，說大姑娘死了，殯殮成禮。陸天成夫婦都來哭弔，信為實然。只是苦了朝雲，活也要他替，死也要他替。不覺過了七七之期，小川另差管家濮忠夫婦，準備盤纏行李，隨了大喬直到孔家。濮忠先進投書。孔方見書，便請姪女進內，見過了禮，收拾房幃與他住下。孔方就囑付媒婆，要尋親事。那知這個滯貨，到處不通行的，一連說過四五十家，沒有一家落馬。又耽擱了幾個年頭，絕無受主，媒婆說合之興漸漸已闌，大喬要嫁之心也漸漸淡了。正是：

命運不該天喜動，紅鸞偏照別人家。

且說陸友生在嚴悅府中做了五年幕賓，囊中積蓄也饒，就改名嚴豫，隨任進學。一日忽有報來，欽取嚴公進京。嚴公欲帶友生同去，友生想道：「多年不回赴考，這秀才已是久曠的了，若回去時，豈不兩頭脫空？不如再待兩年，鄉試中得一名，娶他一個標緻娘子，那時衣錦榮歸，一舉兩得，卻不是好！」寫書一封，煩嚴公帶回，自己租了一間民房住下，且自用功讀書。

適值七月七日，家家乞巧穿針，友生想道：「今日是巧巧生日，我若在家，必與他稱觴歡喜。如今天各一方，急切裡不得見面。」不覺流下淚來。便口占一律道：

兩地相思各淚流，天邊枉自說牽牛。

難消帝女千年恨，欲解仙媛七夕愁。

繡閣雨雲情耿耿，綺窗風月思悠悠。

巫山遠隔銀河水，悲斷人間宋玉秋。